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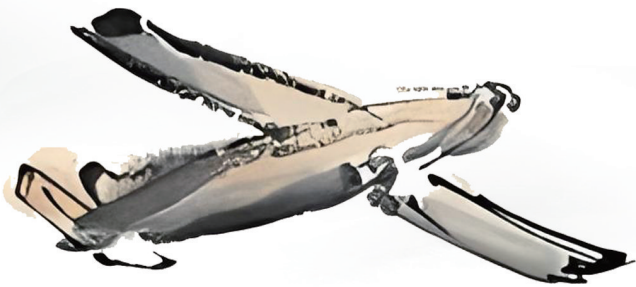


凡塵曉遇

專欄

## 羽毛飞舞

□李晓



灵魂是一个幽暗的隧洞。在这隧洞里，我时时惊讶于奔突在里面的无数念头，或许，它们才构成了我真实生活的核心质地。这些飞舞的羽毛，也升腾到天幕之中，让我深深凝视它在浩瀚时空中的隐隐痕迹。

## 抱一抱大树

在一个小单位相守30多年，从青丝到白发，对单位里同事的调动去来，而今已炉火疲惫，心无波澜。

那一年秋天，一个同事因为升迁调走了，我送了他一程。分别时，他拍着胸膛对我说，今后啊，有啥事尽管吩咐我，一定竭尽全力。从他的眼神里，我相信他当时的真诚。送他返回单位时，我拥抱了单位门前的一棵大树，每当遇到精神上的困顿局促与难关要渡过时，形成了我对大树拥抱的习惯，树干里汩汩涌动的汁液在对我进行浇灌。记忆是火苗，有时燃成了灰烬，与那个同事的联系渐渐少了，有时面容也模糊起来。后来遇到一件小事，我突然想找他帮帮忙，于是电话联系上了他，他由最初惊愕，然后很快显出老练的客气与问候，得知我找他帮忙的这件事，他又推托说，这几天忙着开会，过几天再联系吧。为了不打扰他，我添加了他的微信，在微信里对他说明了此事。一直等了3天，他没有回复。我有些心不甘，自信于与他的交情，便打电话给他，他哼哼哈哈了一会儿，便放下了电话。

这个同事的举动，让我尴尬之余，在心里纠结着。我在心里反复掂量了此事对他的难度，觉得实在是太容易了，就是一个顺水人情而已。我之所以要他帮忙，或许是测试一下与他的交情，到底是口头中、表面上，还是实实在在的交往。不过我有时对人性的一点测量，往往最先坍塌的还是自己。

对这件事，我与他周旋很久。我没有放过他，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什么放过我自己。

按照我人生的经验，这一次抱一抱大树是不行了。我只有在心里闪现着他推托办理这件事的缘由。他确实很忙，他爱惜自己的羽毛，他家里有事，他心情不好，他对我的感情与友谊其实没想象的那么深，他不愿意我对他进行打扰，他肯定有自己的难处……总的来说，我刻舟求剑般去寻找与他当年交情的水位线，是我的一厢情愿。

这些在心里闪现的念头，让我释然。我轻松了，甚至想给他打一个电话，要不找找时间，喝一场酒吧。真的真的，是无事酒，邀清风、明月、星星同在，只为延续当年同事友情。后来不久，我俩真的在一场往日同事们的聚会中见面了，嘴角线似乎尴尬地抽搐了几下

后，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。那天晚上，我们酒后交谈甚欢。

聚会回来的晚上，我还是忍不住去拥抱楼下一棵须须披挂的大榕树。我拥抱大树时对自己说，我是庸人自扰之啊。

前不久，母亲因为一次意外事故住院，面对她在病榻上昼夜不止的痛苦呻吟，我的心房不能承受之重。在我最无助时，我真想上前一把拔掉她的输液管，或者与医生“配合”，让她停止这肉体之痛离开人间。然而顽强的母亲终于挺过这一劫，面对病床上半闭着眼睛的母亲，我猛然发现自己的心竟然有那么狠毒。有天晚上，面对医院大门前的那棵梧桐树，我扑上前去拥抱了它，我对树说：“妈妈，原谅我心里的那个恶毒念头。”

## 飞机上望我村庄

我老家山顶上的机场，已通航多年了，而今开通了国内多条航线。

我从老家机场第一次乘坐飞机去北京，正是晚霞灼灼燃烧时分，当飞机滑动着从跑道起飞时，摇晃的气流中以为是惊醒了一群鸽子，感觉外面有风呼呼地吹来。这是老家村子的风，我嗅得出来，有泥土与庄稼的气息。

我坐在机窗前，看飞机攀爬着冲向团团云层，有一种飞向自由天堂的美好。我朝窗下望去，一眼就望见了我的故土村庄。一个一个连绵的小山丘，浪头一样在飞机下滚动，又像奔跑羊群。飞机下，是连绵着的一个个土气的山包，它们造就了我的精神气质，让我而今看起来，还和村子里那些老乡一样，有着典型的山野气象，望陌生人时眼神一愣一愣的，有着不自信的神态，有时走在城里马路上，也是高一步低一步踩不到节奏上去。

为了出人头地，一个自卑的乡下人，也曾经向生命的山头发起过一次又一次冲锋。而今，人到中年，我和我的命运握手言和了。在城市里，我对生命萌芽地的老家村子，感情似乎是越来越深了。回到村子里，我就那么顺势在地里躺下，感觉风里有子弹在慢慢飞，它最终会打中我，让我在故乡也永久性地消失。这是时光呼啸的子弹。

从老家机场坐飞机去外地，每次从机窗往下俯瞰，和故乡在心里作一次默默地道别。有时，云层很厚，阻挡了我望着渐行渐远故乡的视线，冲动得想扑下去用手脚拨开云层的想法也有了。我在梦里和一个人告别，那人是黑白影像，感觉胸口堵着，总喊不出声来，也有过这种深深的焦灼。

从飞机上望故乡村庄，有一种从此去天涯的思念，老家的村子，它在一瞬间就如揭开气浪蒸腾的甑子，一个刚出笼的热乎乎的馒头一下捧在手上，涌上心头。在飞机上俯瞰云朵下面的小小村庄，深深地凝望一眼，血液里的故乡，便在云上奔腾。飞机在飞越故乡，故乡在那一刻变得真实可触，可又在云层里和它道别，随着与它越来越远，故乡便靠着温暖的想象来喂养。

当我坐在飞机上，从机窗望见故乡的身影从大地上完全消失，眼角膜有些轻微的疼痛，随之扑入视野的，是陌生的山峦、河流、森林，我的心变得和天空一样辽阔，这云层下的整个大地，就是我的故乡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

能懂的诗

## 寻常事物(组诗)

□刘冲

## 酒

一滴滴酒  
无论怎么品味  
也咂摸不出它的重量  
感知不到耗费了多少粮食  
当然更难咂摸出  
浸泡过多少汗水

那些纵情豪饮的人  
只顾一杯一杯又一杯  
要的只是感觉  
掏的不过是票子  
酒桌虽如土地一样方圆  
却只盛产喧闹和段子

喝酒的人再亢奋癫狂  
酒始终是清醒的  
谁若贪杯  
就让他双眼迷离  
再高昂的头  
通通沉沉地垂下去

## 茶

叶落归根  
历经风霜化作泥  
或在灶膛  
幻化出花朵的艳丽

而有些树叶  
注定没有辉煌结局  
刚发芽就止步  
命运有时须顺从人欲

越鲜嫩 越便于揉搓  
年轻的形体便于卷曲  
热水一激灵  
自然舒展恢复活力

旺盛的青春之血  
永远不会枯竭  
一曲轻盈之舞后  
平淡之水瞬间充满神奇

品茗的人  
轻抿一口不徐不疾  
茶叶终因苍白而被波掉  
弥漫于心的是香气

## 豆子

豆子的成熟  
是自己急着宣告的  
一粒粒从豆荚中蹦出  
像一个个调皮孩子  
噼噼啾啾  
弹奏乡间欢乐乐曲

这样动听的声音  
常在另一个地方响起  
噼噼啾啾  
散发出满屋子香气  
母亲用锅铲  
翻动着我们的食欲

噼噼啾啾  
翻译出来都是熟了的意思  
对我们的幸福感  
不知豆子是不是一样的  
炒熟的豆子不说话  
只是裂开一道道口子  
(作者单位:中国眼镜科技杂志)

## 故乡情缘

□申军燕

车缓缓停下，我打开车门，踏出车厢，猛抬头，那个熟悉的小卖部静静地矗立在路口，瞬间，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沉了一下。脑海中，一个身影悄然浮现——我的大伯，那位不久前离我们而去的亲人。

依照家乡的习俗，每当家族中有长辈离世，无论身在何方，多么忙碌，都应当回家守丧，尽一份心意。每一次归家，家乡的路依旧，但踏入村口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象总让我感慨万千。那些曾经熟悉的身影，如今已有一部分永远地离开了我，让我每次回家都怀揣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。

当我即将走到家门口时，几位老大妈正在巷子口乘凉，手中忙碌地做着手工活。她们看见我，热情地与我打招呼，寒暄着家常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她们曾经是那么的年轻、充满活力，但此刻看来，岁月已在她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几位大妈的头发已经斑白，脸上也增添了许多皱纹，但那份亲切与热情却依旧未改。

到家之后，迫不及待地喊道：“妈！妈！”见屋内没人，我轻轻地背背包放置在房间的角落。随后，我习惯性地直接走向那口熟悉的水缸。我揭开厚重的缸盖，一股清新而略带凉意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。我拿起一旁的不锈钢水瓢，轻轻舀起一瓢清澈的山泉水，“咕咚、咕咚”，我畅快地将这一瓢水一饮而尽，那清冽甘甜的味道瞬间弥漫在口腔中，仿佛唤醒了深藏的记忆。

随后，我搬起一只小巧的板凳，走出家门，也坐到了巷子口。夏日的微风轻拂，带着丝丝凉意，也许能抚平人心的烦躁。耳边，是老人们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，他们一搭没一搭地讲述着那些尘封已久的陈年往事，每一句话都像是穿越时空的信使，将我带回那些遥远而又亲切的记忆之中。

其中有些事，听起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，那些场景、那些人物，都历历在目，清晰如昨。而当他们提及一些熟悉却又有些模糊的人名时，我的大脑便不由自主地开始飞速运转，试图在记忆的海洋中捕捉到那一丝

丝的线索。心里不禁暗自揣测：他们所说的，究竟是哪一位故人？

这时，我的目光在不远处捕捉到了我爸缓缓向这边走来，他的腰比以前更弯了，皮肤比以前更黑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心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。当我爸走到我跟前时，看着他满身汗迹，我的心有点痛。我的父亲，已至古稀之年，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，但他依然不辞辛劳，日复一日地在田间地头劳作，为家里的小生意忙碌着，到这个年纪了，还在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家默默付出着，这份深沉而伟大的父爱，让我既感动又心疼。

都说养儿防老，可我爸有三儿一女，但他们没有得到子女们一分钱财，而父母却还在帮衬着子女们。

和我爸简短交谈几句后，我起身沿着巷子缓缓前行。

在巷子的拐弯处，看到一处大门框上，贴着白纸的对联，这是我一位伯父家。我这位伯父乃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中医大家，其医术精湛，早已声名远播，不仅本村之人对其敬仰有加，就连邻近村落的百姓也常慕名而来，寻求他的诊治。

他待人接物，总是那么和蔼可亲，为患者诊病把脉之时，更是全神贯注，一丝不苟。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我这位伯父从不以医术为敛财之具，多年来坚持为患者免费诊治，无论病症如何棘手复杂，他总能以超凡的医术和无尽的耐心，为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与光明。

然而，世事无常，一日深夜，我这位伯父却悄然离世。当我在电话里听说这事时，人已经入土为安了。而留给我的只有他那慈祥的笑容和无尽的怀念。

数日之后，我踏上归途的列车，在车门缓缓关闭之际，我情不自禁地回首，深情地凝视着那片熟悉的土地——我的故乡。古语有云：“落叶归根”，这句话在我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。无论时光如何匆匆流逝，无论我身在何方，我都深知，自己永远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分子，我的根已深深植入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之中。

在外奔波劳碌，无非是为了生计，但无论未来道路如何曲折，我将带着满身的风尘与故事，回到这个充满温馨与回忆的地方。因为，这就是家乡的力量，它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柔的港湾，最坚实的依靠。

(作者系重庆某公司外派江苏务工人员)

